

書名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撰者 明 戴璟 撰  
卷 卷七  
內容分類 史- 史鈔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編號 B4360900

# 卷七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B4360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大木- 史部- 史鈔類- 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漢唐通鑑品藻殘十五卷 嘉靖十七年序西安府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一

周威烈王之周顯王

立三晉爲諸侯

君之所以藏身也是故夫政必本於天殺以降命  
命有德天討有罪人君所以制御臣民之大政也  
當討之賊而有不虞之賞耶按周制大司馬九  
諸侯而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殘之  
邦國則有治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詰邦國  
典此聖王所以立天下萬世之大防也周德下  
效恣孔子作春秋憊憊正名分立紀綱如桓公  
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以桓公弑君之賊聘非

屏石戴璟著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七

漢世得人之盛

屏石戴璟著

昔孔子論有周人才曰唐虞之際於斯爲盛天下後世皆嘆慕之以爲不可繼也班固何爲者而曰漢世得人於茲爲盛是以夫子贊周室者而贊漢世也嗚呼此左傳所謂變言也哉姑以武帝之群臣而品論之若董仲舒之儒雅汲黯之質直蘇子卿之奉使雖求之古人之中當不多讓而况於漢乎班固以是爲得人之盛誰曰不然下是若倪寬之工於經司馬遷之長於史洛下閎之精於曆亦庶乎有用之學若衛霍之將兵金日磾之守法霍子孟之輔君亦庶乎非常之功然細而論之得





失相半而瑕類難掩多矣若夫公孫弘失之姦卜式失之詭石建石慶失之愚韓安國鄭當時失之餒趙禹張湯失之列東方朔枚臯失之鄙嚴助朱買臣失之佞唐都李延年失之淺相如失之鑿桑弘羊失之虐張騫失之媚正漢之所謂爲良臣而先王之所謂民賊也以此人而爲得人之盛是牛驥同皁薰蕕同器矣且滑稽豈美名應對豈上德而亦附之人才之列乎嗚呼周之人才止稱十亂而班固所取則至於二十餘人之衆何不知量之甚也試取一人論之其孰能與十亂分半席坐乎雖然使武帝以董仲舒汲黯蘇武三人者擢之台輔托之心腹則成周之治效庶幾可望一二焉而或棄江都或遷之淮陽或困之中郎此漢之所以止於漢也然

則有人而不能用漢世何嘗得人之盛哉

天子建中和之極

祭有祈焉有報焉有由辟焉不知封禪何名也夫封禪非古也其秦之侈心乎或謂自遂氏以下七十二君皆封禪浸淫至於秦漢之時諸儒徂於見聞而莫知其爲妄者夫古者結繩而治安得泥金檢玉且虞人尚氣殷人尚聲周人尚臭何用金玉哉或謂創業之君方封禪周成王非創業也而何以封禪乎此其言前後矛盾也况或曰禪雲雲或曰禪亭亭以一石一山之地而諸儒辨正皆無定說齊桓公封禪而管夷吾用他辭以罷之其論正矣但所編七十二代等事皆怪誕不經朱子謂管子書皆是後人假托而杜撰之故愚以爲封禪三代



以前無有也其昉於秦乎世所傳七十二代君意或秦  
 時人為之耳倪寬治尚書事歐陽生時行貨作帶經而  
 鋤卒以射策為掌故是亦漢儒之表表者也不能察其  
 訛辨其繆亦曰天子建中和之極而欲武帝自制封禪  
 儀焉乎天子建中和之極則天地之心即我之心精神  
 所向徵兆自報矣而奚必封太山禪梁父夫中和之極  
 則聖人地位德盛而心下矣豈肯震耀神功誇張盛德  
 如後世之刻石勒碑者哉吾知相如遺稟真子虛烏有  
 先生寓言之妄也而寬何乃雷同附和之耶昔季氏旌  
 太山仲尼以為僭帝雅重寬從容問尚書一篇向使倪  
 寬如管夷吾應用三春茅以藉口不使其君與季氏等  
 矣嗚呼以張湯深刻小人而寬為之掾流連而弗去其

人如此又何怪其附會封禪之議也哉

公孫賀不受相

詩曰如彼遘風亦孔之僂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謂仕進  
 之憂甚於稼穡之勞也賀之不受相是寧稼穡而不願  
 仕進也亦獨何哉蓋古者刑不上大夫非有極惡未遽  
 加以刑憲也漢武以嚴刻御下雖以丞相之尊重多見  
 誅殺如李蔡嚴青翟趙周皆以丞相相繼下獄我生不  
 辰逢天亶怒此公孫叔子涕泣不受相得非以載胥及  
 溺為監乎魯未幾何亦以下獄見殺兩無正之詩曰惟  
 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  
 及朋友謂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交此仕  
 之所以難也賀不受相而卒死於相得非以直道而取



罪乎吁是未可深咎武帝也考史賀夫人君孺衛皇后  
姊也賀由是有寵既侯南雍又侯葛澤位重者身危其  
所由來漸矣况又賀子敬聲爲太僕驕奢不奉法賀既  
不之禁又與公主私通爲木偶呪詛上賀又不之禁此  
朱安世謂南山之竹不足受吾辭斜谷之木不足爲吾  
械也夫爲丞相而不能教一子尚何面目表師百僚也  
哉其及也宜矣使賀也明大學之道而教子義方毋納  
乎邪則需于血出自穴何至以身爲大戮哉嘗合而論  
之武帝丞相凡十三人而以誅死者凡五然惟趙周最  
爲無罪若李蔡之盜園錢劉屈氂之立昌邑嚴青翟之  
排張湯皆有可諉者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其  
諸人之謂矣

武帝下復仇之詔

父母之讎不共戴天此臣子之常禮也然當權其輕重  
而處之以直報怨可也豈可膠於常哉以漢事觀之白  
登之圍嫚書之辱固可耻矣然當其身而爲之釋怨解  
仇或與和親或致繒帛於其身且包羞焉今五葉矣而  
復下復仇之詔於義安居乎讀其詔有曰齊襄公復仇  
世之仇春秋大之此蓋祖公羊之說也嗚呼此知有傳  
而豈知有經哉按春秋莊公四年書紀侯大夫其國吾  
伏思之一以美紀侯之不爭地害人而去故不稱其名  
一以薄紀侯之不遷國圖存而去故不錄其卒何嘗曰  
春秋大襄公乎不然齊魯亦世讎也長勺之役專以責  
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



也然則公羊所謂春秋大襄公其諸借襄公以罪魯莊  
當其身而釋怨也歟武帝不考公羊之微旨而顧妄引  
經傳欲動干戈於數萬里之外不亦牽合附會也哉且  
帝以復讎爲名是也然建元之初與匈奴和親前日之  
和親是則今日之復讎非必居一於此矣且于和親之  
日曷不念祖宗之仇而與之和親哉以此駁之可以証  
其說之窮矣蓋因伐宛之威欲遂困胡而自耻無名故  
下此詔耳夫自衛霍出塞之後匈奴遠遁而增屯田廣  
州郡則亦已矣又不此足而欲下詔困胡此豺虎無厭  
之求也而借復仇之名以欺天下後世將誰欺乎

司馬遷言陵無罪

孔子曰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謂以聖人所性而

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血爲人可爲而制法則法無不行也  
司馬遷於李陵之事大豈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哉夫  
李陵與匈奴戰兵敗降虜乃萬古之罪人也而遷言其  
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蓄積有  
國士之風嗚呼吾聞孝子能忠人之國矣信人能事君  
之誠矣國士能死君之難矣方浚稽之戰矢竭無救使  
陵於此堅仲連之志奮王蠋之勇雖事不濟身不幸氣  
節凜凜以是而謂之孝可也信可也謂之奮不顧身之  
國士亦可也今行禽獸矣心狗彘矣而可謂之事親孝  
乎可謂之與士信乎可謂奮不顧身有國士之風乎且  
能奮不顧身矣而何偷生賣國至此乎况陵與韓延年  
俱往延年戰死而陵甘心降虜焉陵固延年之罪人也



遷不盛言延年之美而反謂陵有之其誰欺乎至於陵  
之不死欲待時以報漢此言尤出於欺罔腐刑之下豈  
曰不幸哉或曰武帝善御將而李陵之事有四失馬召  
臣之負略相直矣嗚呼父雖不慈子可不孝乎凡此皆  
遷之說啓之也

李陵力屈而降

用兵之法有常有變什圍五攻兵之常也以少覆衆兵  
之變也古之善行兵者雖能以寡覆衆而什圍五攻之  
道未嘗忽焉兵法曰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方漢武時  
匈奴承肩頓之強控弦百萬幾與中國抗衡衛青輩每  
出塞少不下三萬騎多至十萬騎又有諸將前後夾擊  
首尾救援然後所向有功陵以五千步卒出居延行三

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八萬騎接數十合安得而不敗  
哉蓋陵常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北不  
見虜還又嘗將輕騎出燉煌至鹽水迎貳師未嘗困絕  
遂謂以少擊衆可以爲常事也而不知待幸焉耳昔秦  
皇問李信吾欲取荆虔用幾人而足信曰不過二十萬  
旣而軍敗問王翦翦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  
可始皇從之遂平荆地夫翦豈不知以少擊衆爲利哉  
小變不可恃大常不可失也故田單疑趙奢之用衆而  
奢以爲吳干之芻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  
柱上而擊之則折爲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爲百鳴  
呼以王翦趙奢之言觀之陵之敗自取之耳夫士君子  
不患無過人之才患不能養其氣耳使陵肯爲貳師將



輜重而不耻則必不請自當一隊以與單于角待時而動何衛霍之功不可繼哉今不勝一旦之憤摧鋒敗績此面降虜焉嗚呼隆君命挫國威不可以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罪坐於妻子禍移於老母不可以言孝蓋由向者恃才妄動不能養其氣故耳嘗因是讀李陵答子卿書見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矣愚謂曷若効節致命取信於君哉見其痛母悼妻尤君怨國矣愚謂曷若忘身守死紓禍於親哉吾於是深有感於陵之事而掇拾先儒之陳言以為後世將兵者之大戒也

暴勝之持斧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謂善道人皆可行也又曰螟

蛉有子螺贏負之謂不似者可教而似也又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哀我填寡宜岸宜獄謂不恤鰥寡喜陷之於刑辟也是故明君制恒產以克開民之麗於是歛時五福敷錫庶民比比屋可封而外戶不閉也何盜賊之足憂乎自商紂不道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百姓故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微啓言之攘竊神祇之犧牲箕子言之犧牲粢盛既于凶盜武王亦言之然則紂之所以多盜由歛煩役重飢寒切身而致之耳下民之孽豈降自天哉漢武帝窮奢極欲筭及舟車權及鹽鐵民已困矣重之以軍旅數興行齎居送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幙民之困極矣安得不起為盜乎暴勝之為漢建久安之策則當勸君節儉



以率下仁恕以澤民匪庸殺之姑惟教之至再至三不用  
我降爾命然後大罰殛之則鳩梟且化爲鳳凰稂莠皆  
化爲嘉穀矣夫何承繡木持斧之命而誅殺二千石以  
塞其責嗚呼此豈獨二千石之罪哉而何乃喜陷之刑  
辟至此夫蝗去中牟鳳集潁川九江得人而去猛虎潮  
陽得人而去鱷魚夫異類尚可德感也盜賊亦人類耳  
所以化之夫何難事而乃作福作威胥殘胥虐正若子  
方帝飢而乳之豎者復奪其食牛方奔喘而牧之悍者  
復疾其鞭則其轉就羸殘而激成搏觸勢所必至矣厥  
後巫蠱之亂勝之亦受巖墻之害輕於殺人者人亦輕  
殺之其誰曰天道遠云

奉使則張騫蘇武

大丈夫生不將得爲使折衝口舌之間足矣蓋提師百  
萬不能攻城掉舌三寸可以卻敵甚矣使人之職重也  
然奉使之道固貴乎有才以將君命亦貴乎有節以伸  
國威苟徒以專對捷給爲能而於大節有歉焉吾未見  
其可也漢武帝時善奉使者莫若蘇子卿蓋在胡十九  
年嚙雪牧羝濱於死矣而甘以身膏草野揚名匈奴其  
視李陵衛律之罪上通于天者誠不啻若大鏡也古所  
謂使四方不辱君命此之謂歟彼張騫以郎應募使月  
氏匈奴遊得之于妻有子則雖持漢節不失亦已服胡  
俗矣逮至大宛及康居而復見獲於匈奴乃乘國亂與  
胡妻亡歸漢此何等舉措哉夫人臣事君引之當道志  
於仁而已矣今乃盛言竹杖蜀布之利事西南夷建公



主出嫁之策復招烏孫此其逢君之惡以開邊召蠻嫁  
害天下其罪不可勝誅矣况與李廣出右北平擊匈奴  
後期當斬贖爲庶人則豈有心於任國事者哉然則以  
張騫而例蘇武是以塞廬而有驥乘也其亦弗倫之甚  
矣

### 權酒酤

酒酤之禁三代以前未聞也而起於周按周官酒正之  
外在地官則有司武以掌市飲之禁在秋官則有萍氏  
以掌幾酒之禁然則漢之權酒酤其祖於周歟曰不然  
夫豢豕爲酒禍至無窮也不爲之禁則淫酒而無度群  
飲而閤囂而風俗日敗獄訟日繁矣故酒誥曰汝剛制  
于酒群飲汝勿佚盡拘執以歸于周予其殺若夫孝養

洗腆之所樂歲時會合冠婚鄉射之所飲則先王固與  
民共之豈復貪其利哉漢興此意猶存故有三人已上  
無故群飲酒罰金四兩之禁後元一詔舉拳憂百姓多  
爲酒醪以糜穀先王之意正若是而已漢武帝費用無  
度凡遺利在民間者網羅悉盡故幹官之設雖近於酒  
正水衡都水之設雖近於萍氏大抵自貪其利耳此所  
起賢良文學之紛紛歟自是而後其禁愈嚴其犯愈衆  
至於犯私麪者處以極典謂非漢武之開釁端乎吾觀  
唐宋以來名臣建白若孔融李膺王旦王軫范成大之  
徒皆諫酒酤而率未有開若蔽者蓋不過改日攘爲月  
攘耳愚讀史至唐裴諝傳代宗問權酒歲入幾何諝曰  
臣謂陛下軫念元元先訪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子曰



治國以仁義何以利爲此言可謂正矣嗚呼若使漢武  
聞裴諝之說則外本內末之念其少阻乎何至貽千百  
世無窮之禍也

### 勸學與禮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故先王之治以禮爲  
本有宮室車輿以爲居有衣冠冕弁以爲服有尊爵俎  
豆以爲器有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  
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觀聘問歡欣交接以  
爲鄉射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至田畝吉凶哀樂凡民  
之事莫不出於禮由之以教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  
此歐子所謂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于天下也  
晚周而下道散於異政之國法亡於殊俗之家故范武

子不知殺蒸子孟僖子不知相禮范獻子不知問諱曾子  
不知奠方魯不知尚羔衛不知立市而士夫之知禮者  
鮮矣况欲宣教化以美風俗乎漢武帝獨能詔禮官勸  
學興禮爲天下先真可謂嘉唐虞樂商周狹小漢家制  
度矣然自愚觀之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  
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曲禮曰脩身  
踐言謂之善行行脩言道禮之質也禮器曰甘受和白  
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漢武帝何如君也而能以禮  
化天下哉夫民心至愚而亦至神也武帝內多慾而外  
施仁義則言行弗能踐也忠信不能體也而禮樂之本  
亡矣天下之民但從所好也而豈肯從所令哉然則勸  
學興禮之詔亦不過虛文耳或曰自帝下此詔而公孫



弘選子弟入學復其身而擢用之自此彬彬多文學之士則勸學興禮不為無補於世道矣嗚呼不導民以禮之本而導民以禮之文故其所謂學者亦一偏一曲之士而豈有真材實學可濟太平者哉是故人君興禮必先有躬行心得之妙以為倡率鼓舞之機而後可也

### 王賀陰德

聖賢論禍福之際詳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曰天命弗僭賁若草木武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孔子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是則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也明矣然積功累仁君子常分豈假此以要福哉方武帝時直指之使繡衣持斧斬天下競以嚴刻相尚獨王賀逐捕魏郡群盜多縱而甘心於罷黜此若誠

有寬厚仁恕之德者也施及子孫女則為后男則為侯極而至於莽之世南而稱孤人皆曰此王賀所謂陰德之報也然自愚觀之謂子孫之興可也謂之子孫之敗亦可也何者子孫之興不在富貴之侈而在於忠孝之傳不在爵位之榮而在於英賢之盛王鳳王根皆專權蔽主至莽則篡弑之凶萬古之罪人也雖昌耀一時而義兵四起禍及九廟豈是可謂子孫之興乎嘗試論之賀之縱捨群盜非其誠心特欲陰圖報應陽脩仁惠天下之貪莫甚於此也以其後子孫濫辱封爵暗奸天位而天下之賊莫大於此也貪心熾則賊心生故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以凶此之謂矣

### 堯母門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畧矣。周禮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女御以備內職。馬后正位宮闈。同体天王夫人坐。論婦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喪祭賓客。文御序於王之燕寢。頌官分務各有攸司。而皆以后爲之紀綱。故天子父天下。皇后母天下。此萬世不易之道也。故易曰王假有家。勿恤吉。鈞弋不過妾媵之屬耳。而武帝以堯母名門。蓋因妊身踰年有類慶都之妊。堯喜之過而名之。且其耳孰知妾之名位已定。豈可母儀天下而謂之母乎。石史皇后寵衰。心不自安。上使大將軍諭旨。則有易太子之心。可知矣。逮弗陵既長多智。然後竒之。而復猶豫。受則無立少子之心。又可知矣。夫堯君天下者也。武則未有立弗陵而乃以堯母名之。則雖出於喜之過而名之異也。然奸臣窺見而過料之。安得無術中之隱禍乎。且帝之所以立后妃者。衛后以善歌而立。后鈞弋以捷拳而立。爲夫人。帝之輕佻大率如此。且旣立其子而殺其母。胡虜之道也。曾謂堯母而可擅殺之。如是耶。而司馬遷乃稱其昭然遠見。爲後世計慮亦惑矣。

### 太子斬江充

太子天下本不可動搖。江充以閭閻反復之賤臣。以巫蠱誣陷太子一死不足。以盡其罪矣。然銜命治獄。乃君之詔旨也。太子安得而擅殺之。旣已殺充矣。附咽之瘦豈可割哉。穴城之狐豈可灌哉。於此亟走甘泉。自歸司敗。則帝必明吾之心。而宥吾之罪乎。奈何稱兵闕下。與



漢唐書  
父兵戰不謂之謀反而何雖然武帝亦有以致之也先  
儒謂其與諸子疏而后稀見一也寵姬生子而后及太  
子愛弛二也嫌太子寬厚邪臣毀之而不能察三也悅  
江充之材而忘其敗趙之事四也不為置賢師傳而使  
自通賓客五也受蘇文之譖而不為核實六也縱方士  
女巫出入宮掖七也又使江充治巫蠱獄八也疑左右  
盡為蠱九也信使者妄言而遽發兵斬捕太子十也然  
則城上之宮湖中之臺亦何及耶或曰當此之時使帝  
下詔赦罪太子之命必不自斃於南奔一繩之下而猶  
可以復東宮之位乎曰太子之罪可誅也武帝之痛不  
可忍也免其死易其位亞於藩王列於庶人如唐太宗  
之處承乾則得之矣

石慶醇謹

人臣之道莫善於醇謹粹然不雜之謂醇凜然不慢之  
謂謹若大禹之彌直伊尹之匡救周公之篤恭畢公之  
克勤謂之醇謹無忝矣石慶多質少文者也而史以醇  
謹目之可乎按史萬石君家法最嚴而慶數馬之對敬  
見於事君立石之祠仁孚於百姓此史謂之醇謹也吾  
謂慶乃患得患失之匹夫耳而何醇謹之有何以言之  
宰相輔佐天子天下事皆所平章者也武帝之時九卿  
更進用事事不決於宰相如徙流民四十萬於邊國家  
大議也倪寬以御史大夫任之而相不與知則宰相之  
職虛設矣而慶乃甘心焉遲遲九載之內上而君之多  
欲下而民之多怨中而臣之多僻繁而政之多邪不可



人意者紛紛然也夫何緘口結舌無一言及於獻替則將焉用彼相矣且流民徙邊之議自慙不任賊而曰疲駑無以輜城郭帝責之以為蕩擿百姓乃復起視事是庸儒莫此甚也吾嘗謂石慶之醇謹即胡廣之中庸孔光之柔和均之為鄙夫者乎詩曰曷云其還政事愈覺心之憂矣自貽伊戚謂不能具幾遠去自遺其憂也其慶之謂矣

田千秋 言取相

宰相輔天子以出治代天之工熙帝之載坐而論道經邦者也其任亦重矣易曰鴻漸于磐飲食衎衎言有柔順中正之德而上應於君則得之以道不吝飽矣又曰利用為大作元吉無咎謂受上之益不可徒然無所

報效而大有作為可也苟無大作之才而居漸磐之位其能免素飽之羞哉漢初宰相皆以積功封侯及又次者為之若其他才有餘而功資不足封侯則但得為御史大夫如周昌趙堯是也田千秋一高寢郎耳以數月而取相封侯豈肉食者鄙本乏遠謀而千秋能訟太子冤故待之以不次之位哉嗚呼此一言也雖明父子之恩未能殫多愆之私雖能開君心之蔽未能清此心之源夫豈大作元吉者比耶帝於此或賞之金帛或進之下僚是亦是矣而何以堂堂相位邊授之立談之頃乎孔子曰與其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千秋一言取相是食浮於人也且重宰相是重朝廷也一言取相不幾於輕視名器也哉故匈奴亦曰漢置宰相非為國也



漢書卷之七  
以一男子上書而得之其為外夷所恥如此豈不重傷中國之體哉自是而後托孤之命相不與廢君之謀相不知霍光以一武夫為大司馬遂侵相權而廢置自由蓋口彼宰相以一言躡取之者不若九卿積用有年而可以大任也是故朝見得乘小車固為千秋榮子婿以私怨論死亦為千秋辱人君觀此尚當秉心宣猶考慎其相

### 輪臺之悔

仲虺稱成湯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仲山甫相宣王不貴於無闕而貴於補闕易曰冥豫成有渝無咎謂過既成而能有改焉亦聖人之所許也春秋文公四年晉侯伐秦謂其悔過能改故晉侯稱爵而以秦誓列四代

之末也漢武帝本好大喜功之君也而末年乃有輪臺之悔是成有渝矣亦何愧於秦穆哉原帝所以至此者蓋更閱久而真見定懲艾深而實意形今取其詔而讀之其始也悼貳師之失利而曰悲痛常在朕心其終也悔築臺之非而曰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其末也歸重於力農而曰脩馬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為民一念真切深慙足以壽漢脉於幾絕足以扶漢鼎於既危足以關四百年理亂之數非小也班孟堅不載之帝紀而載之西域傳其亦獨有取於是詔故表而出之不欲混於中耶詩曰無忝我祖式救爾後言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而子孫亦蒙福也其武帝之謂歟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人才國家之利器故以人事君愈於以身事君也書曰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易曰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言  
人臣當以推賢為急也是故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  
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此三代賢臣  
事君之道也韓安國鄭當時在漢獨能以推賢為務幾  
於以人事君者矣然自愚觀之二子特逢君之惡耳武  
帝外興師旅內脩宮室使興利之臣四顧索然莫能措  
手則將懷財盡民散之懼而卓然更化復於質朴豈待  
末年而後下哀痛之詔乎夫何當時薦東郭咸陽孔僅  
權鹽鐵筭舟車言利析秋毫以滿帝之欲俾帝之欲心  
與財俱長是猶蛟龍之雲雨虎豹之羽翼也大節已虧  
縱有推賢之意何能揜其失耶韓安國薦壺遂臧固所  
推舉皆廉士似矣然貪嗜財利何以推轂賢士哉昔絲  
之治洪水三苗之即功共工之象恭滔天彼其竄殛之  
刑無可疑者惟驩兜嘗稱共工於朝而遠與三人同罰  
焉功莫大於進君子罪莫大於進小人也然則當時生  
舜之時不能逃崇山之貶矣

帝王處仁遷義之法

人君治天下育之以仁正之以義是仁義為治之要術也  
性之者堯舜是也身之者湯武是也處之遷之者太甲  
成王是也漢武帝輪臺之詔下於七十有五之年胡致  
堂謂其可為帝王處仁遷義之法是固然矣然愚謂此  
可以為武帝幸也豈可為帝王法哉夫武帝窮奢極欲



好大喜功重刑厚斂之事與秦始皇無異第其享古稀之壽然後志氣定而本心見世故熟而見理明始有輪臺之悔耳向使五六年而捐館則萬世暴君也而又何取焉顧可以爲處仁遷義之法耶易曰不遠復無祇悔武帝之復遠而又遠矣一日之處仁不足以蓋終身之不仁一日之遷義豈足以勝平生之不義後世帝王不幸而有過則當朝惕夕警蚤去病根易曰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謂以不貞之資欲勉而貞非極其陽剛用力之久不能也若待七十有五之年而後改過吾恐英氣旣銷壯心已阻安能陽剛用力之久而處仁遷義耶

霍光等受禪命

漢武帝以昭帝委托霍光卒成擁立之功人皆以爲付托得人也自愚觀之一則未正其名一則未清其黨何也君天下者天子也輔天子者宰相也以漢初觀之申屠嘉爲相欲斬鄧通田蚡請按灌夫武帝曰此丞相事何請乎時相猶有權也其後以中大夫侍中而內庭之事相不與知矣自吏六百石以上調於尚書而天下之事相皆不知矣大臣旣不與大事則小臣得以輕柄臣自是而後田千秋處相位而帝以周公之事委之光委之光則宜以宰相之名正之也不然故燕蓋之敗桑弘羊之子遷與史吳繫獄千秋召中二千石博二會議此其職也而光以擅召爲千秋之罪豈非名之不正以致其職之曠



乎於是昌邑之廢丞相不與廢立之謀而相權愈卑矣  
至於張禹為相而輔政專權乃在王鳳孔光為相而秉  
國專政乃在王莽陵夷至於篡立以亡天下豈非原於  
名之不正哉故曰一則未正其名吾聞之天下之政出  
於一則治出於二則亂文中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  
監察不止姦之府也武帝既以光受遺輔政矣則當慎  
選剛直如趙堯周昌之徒以為羽翼今以金日磾上官  
桀同受顧命日磾固篤慎人也然出自胡虜不足以辱  
馭是大任至於上官桀之窮姦巨猾乃城社之狐鼠也  
而亦使之與光同列是一齊而眾咻幾何不敗公事乎  
詩曰彼疏斯裨胡不自替此之謂矣故自是以後與光  
爭權通謀藩國幾有篡逆之禍向微蓋主舍人之上變

孝武遵先王之道

則帝之身且不保矣而况於光乎故曰一則未清其黨  
溫公謂孝武能遵先王之道以愚觀之特有表章六經  
罷黜百家二事耳夫先王之道未墜於地要不出三綱  
五常而已帝之為君立衛謳殺鉤弋而夫婦之常亂用  
諛臣殺太子而父子之恩薄戮竇嬰殺趙周而君臣之  
情虧且先王治天下之道曰敬天曰勤民曰寬仁曰節  
儉其道非一端帝也以天旱為乾封而不知敬天之誠  
以酷吏為廷尉而不知勤民之實黜董涖而不知儒之  
當崇好神仙而不知邪之當闢治梁建章之宮作舟車  
鹽鐵之賦征而民財耗矣匈奴東越之伐大宛西域之  
通而民命促矣其於先王之道正猶枘鑿之不相入故



雖嘉唐虞而安能得唐虞之行佛雖樂商周而安有企  
夏商之一二為乎惟其有遵道之名故王通附之七制  
之漢惟其無遵道之實故溫公擬之二世之秦

受忠直之言

左傳曰季孫之憂我疾疫也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藥  
石蓋謂苦口之藥利於病逆耳之言利於國此英主之  
所願聞而庸君之所厭陳也高祖能從諫轉圜矣而不  
能無嫚罵於陸賈之對文帝能止輦受言矣而不能不  
遲違於賈生之策三代以來人主能受忠直之言者少  
矣漢武帝始賢君也而豈能受忠直之言乎正心三策  
忠直矣而黜之江都力行一語忠直矣而罷之田里多  
怨幾言忠直矣而放之淮陽乃若擬鹽鐵之惡者貶之

散階論皮幣之事者坐之腹誹爭和親之議者投之邊  
障夫數人者非有折檻之威非有牽裾之難帝已不能  
容而百計去之矣其所謂受忠直之言安在哉嗚呼使  
帝而能受忠直之言則文景之富庶不改而亡秦之禍  
亂不續也晚而悔過頗知受言然者文宿儒已肅條矣  
所得者僅有壺關老之書高寢郎之議已非國家大計  
詩曰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謂能受教戒則豈有早  
知而及晚成者哉噫其武帝之謂矣



新編漢唐通鑑品藻卷之八

雋不疑引經斷獄

并石戴璟著

聖人作春秋所以為萬世是非之斷案也然於蒯瞶而稱趙鞅納世子于戚於鞅而書齊國夏石曼姑圍戚其義何居乎蓋蒯瞶雖得罪於父也未嘗有命廢之若鞅拒之則失人子之道矣故書世以見蒯瞶未絕于世子之位也書齊國夏以責國夏有黨鞅之罪也漢昭帝時有男子成方遂詐稱蒯太子詣闕而雋不疑叱吏收縛曰昔鞅拒蒯瞶春秋是之蓋不疑治春秋為郡文學有槩於中文矣嗚呼以春秋是鞅世儒援經之繆一至此哉嘗試論之蒯太子之請闕與蒯瞶之歸國事適相